

“

回忆总是值得感恩的，因为那是时间的馈赠。时间就像一只精细的筛子，替你筛选着丝丝缕缕的记忆，粗陋的被剔除，只留下那些闪光的部分，不论那亮光，是刺眼得令人流泪，还是灿烂得让你开怀。

愿多年后打开2012记忆盒子的你，能再找回那些闪光的美好。



打开

2012记忆盒子



“我现在这种生活方式，国外叫‘间隔年’。”来自广州的阿聪，有着这个年龄特有的腼腆，但比同龄人更黝黑的皮肤仿佛在诉说着他不同寻常的故事。

大学期间，阿聪就受到国外“间隔年”的影响：“当时觉得自己年纪还很轻，应该多见见世面，多看看自己没有看过的风景，别等到老了，有心也没这力了。”那时，阿聪就经常在大学周边的城市进行短程的骑行，也骑坏了两辆自行车：“本来也没打算去多远的地方，觉得没必要买特别高档的自行车，就买了一辆市区里很常见的小轮折叠自行车，没想到质量还不错，环游海南岛的时候骑的就是这个，没有一点问题。”
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短程骑行已经不能满足阿聪的心了，他觉得应该来一次长距离的骑行，以纪念自己的青春。今年2月，他选择了丽江到西藏这条“驴友”们的必选之路。



这一年 开始 我再也不想回到城市

筱月 职业:某咖啡店店主

新的人生。

“我这人的性格比较急，我上午要是决定了去什么地方，下午就去订票，收拾行李，立刻出发，从来不会去做计划。”而旅途中的艰难困苦则从来没有在筱月的脑海里出现过，“我相信路就在前方，没有必要杞人忧天，而且这一路，也一定会遇到志同道合的朋友，有什么问题可以一起解决。”于是，揣上两千块钱，筱月就踏上了自己为期四个月的丽江之旅。

“我是选择搭顺风车的方式到的丽江，除去一路的开销，到了以后还剩一千五六百块，当时有点小紧张，觉得钱会不会有点少。可是

当我到了丽江以后我才发现，到处都是志同道合的朋友，而且自己的经济状况绝对是大款级的。”谈到这里，筱月不禁哈哈大笑，“满地都是驴友，很多人身上只剩几十块钱了，但依旧生活得很开心，我这四位数资产的还愁什么呢。”

筱月自己出了一千块，租了一间大房子，把在丽江新结识的“驴友”全部拉到一起住，不仅能相互有个照应，也能把大家团结到一起，为了以后的生计做打算：“我们这前前后后十几个人，有的会摄影，有的会画画，有的会弹吉他唱歌，各种人才都有。有的时候我们会去街头卖唱，有的时候会接一些

壁画的工作，还把自己拍摄的照片做成明信片摆在地上卖，都能挣钱。”不过花无百日红，经济危机也时有发生：“最困难的时候，我们每天就只吃土豆，实在没钱买别的东西充饥。”这样的日子，筱月过了足足四个月，也是在这段时间里，她认识了阿聪。

即使困难如斯，筱月也从没有想过放弃二字：“我参加工作比较早，也算是尝过不少甜头，这大起大落的人生体验过了以后，我觉得城市特别没意思，也不想再回到城市了。就像梭罗的小说《瓦尔登湖》里描述的一样，每天过着自给自足的简单生活，这样的生活才是最有意义的。”提到以后的生活，筱月觉得自己应该一辈子都会做一个“在路上”的人：“老实说，我觉得我现在才发现了生命的意义。你有身家千百万，临死两手攥空拳，物质的富足无法填满精神的空虚，也无法买来自内心的快乐。如果以后老了，走不动了，就在旅途的某一站，开个小客栈，接待那些跟我有一样的想法的人。”

这一年 我骑着我的小自行车 开始一段新的旅程

阿聪 职业:自由职业者

可迎接阿聪的不仅有万水千山，还有各种各样的困难：“长距离骑行的隐患根本不是短程骑行能遇得到的。第一天上路，我就差点被一辆超车的客车撞上，为了躲它，我的车失去平衡，滑进了路边一米多深的泥坑里，当被朋友们从泥坑里拉出来后，不禁有点后怕，万一这是悬崖，那我这条命就算交代了。”

不过阿聪觉得，这种跟地理原

因有关的困难在他的旅程里根本不叫事儿，真正危险的是生病：“当时我们有一个队友，很早扁桃体就发炎了，为了不耽误大部队的行程，在丽江连续打了几天的吊瓶，带着病就上路了。可是第三天，在虎跳峡附近，她的病情立刻急剧加重，扁桃体上出现了很多的脓点，一直发高烧。我们立即决定停止前进，在附近的石鼓镇找了个医院，

陪着队友治疗。医生说如果再不及时治疗，病情可能会蔓延到肺部，引起肺水肿，如果不能立刻离开高原地区，很可能有生命危险。”

阿聪自己也经历过很多旅途中的健康危机，也无数次想过放弃：“不论长途还是短程，每次在路上时都会生病，病了就会有想要放弃的想法，为什么我要选择这么一种近似‘苦行’的生活方式，这一切是不是真的值得。”可每次他都咬牙坚持下来，觉得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是可以轻轻松松完成的，这只是自己人生中会遇到的试炼而已。

谈到以后的计划，阿聪表示，等到觉得风景看得差不多了，就停下来，老老实实工作，不过对于现在的生活，阿聪一点也不认为是在浪费时间：“我觉得这是我人生非常有意义的事情，我不觉得它耽误了我的人生。我也不追求什么功名利禄，靠自己双手养活自己就行。”

